

启 蒙 运 动

刘琼
著

QIMENGYUNDONG

民族出版社

刘琼作品自选集

启蒙运动

刘琼著

QIMENGYUNDONG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启蒙运动 / 刘琼著.

- 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106-04199-6

I. 启… II. 刘… III. 作品-自选集-中国-当代

IV. K83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58 号

启 蒙 运 动

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印 刷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348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 - 10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责任编辑 李有朋

责任校对 蚁燕群

序

艾 伟

到目前为止,刘琼最好的小说应该是《居委会主任》。这部中篇从居委会这个我们体制中最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入手,用写实的手法,通过日常生活中细节的编织,比较鲜活地表达了生命的卑微和无奈。居委会原本应该是协调邻里关系的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机构,但刘琼通过对这么一个小小机构的剖析,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,权力的无处不在,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种勾心斗角。编发这篇小说的《江南》杂志副主编谢鲁渤先生曾对我说: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写居委会的小说。

这篇小说和刘琼所有小说一样,对人的丑恶和贪欲多有开掘。在刘琼的小说中,人的行为方式一般有着一个欲望逻辑。即欲望控制了人的思想、情感和行动,人成了欲望的奴隶。

这样一个主题也出现在她的长篇处女作《女儿行》中。在《女儿行》中,围绕在女主人公周围的基本上都是欲望。应该说,刘琼有着极强的世俗洞察力,她发现这个社会所奉行的行事方式,即所谓的人情世故,其实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弱点基础上的。因此在她的小说里,人的虚荣、贪欲、怯懦等等性情成了小说的基本情感。当她写到人性的弱点时,往往会显露其尖刻的一面,这从她小说里那些钱钟书式的比喻和调侃就可以发现。

这就要说到刘琼对世界的基本看法。刘琼的身上其实有着一个“社会”意义上的正义感。这个正义感建立在对公正的盼望。但她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个悲观主义者。在她的作品里公正往往遥不可及。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她的长篇《女儿行》就可以一清二楚。《女儿行》已清楚表明她的立场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在她的经验里,社会是不可救药的。她的小说有着这样一个大主题:社会对人性的伤害。她的长篇小说《女儿行》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社会的故事,女性当然最终敌不过社会。《居委会主任》至少包含着这样的意味:这样的体制就会下这样的蛋。《启蒙运动》讲述了意识形态改变妇女的思想,进而改变妇女的行为,貌似解放,实为更深的伤害。但她的着眼点没有完全放在家庭内部,特别是后半部,叙事放到了社会上。在我看来,如果她能在家庭内部多加开掘,那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戕害反而会更加强烈,而她想要的“控诉”的目的也就在不言之中了。

刘琼是很懂社会的吧。也许她深谙人性弱点,她把这种人生感悟运用到日常生活中。我发现在同人交往时,她通常是迁就别人的。她见人多半是美言。这种行事方式,我不以为然。当然我也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我有时候要想一想,她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呢,是出于善良还是自我保护。当然女性大都善良,但我更倾向于后者。我不清楚她的人生经历,但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。作为邻居,我偶尔会在小区院子里碰到她。她是多么能说会道。如果你问她一个问题,她会非常有条理地回答你,面面俱到,非常有逻辑。是的逻辑,我有时候感到她生活在逻辑中,当她滔滔不绝地述说的时候,这个混乱的世界终于有了因果关系,于是她就放心了,一切都是合理的,人生命运这些无常的词语暂时还在她的掌握之中。述说对她来说好像在抵抗着什么。她是在不停地自我安慰么?我不清楚究竟是她天生这样焦虑还是写作让她如此焦虑。或者正是这份焦虑使她热爱写作?

她的小说一般都极为洒脱,放得开,有着完全男性化的视

角和洞穿力。也就是说她的小说一般视野开阔,框架很大。这些当然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满足。我感到在她一泻千里的时候,她的小说的织体似乎不够丰富。那些小说所需要的暧昧的部分,展转停顿,温暖的人性的经脉,湿润的喃喃细语,这些原本应该是女性所擅长的东西,在她的小说里很难一见。她的小说世界似乎过分的清楚。这里又要提到逻辑这个词。她似乎试图逻辑地解释这个世界。但世界其实并不那么一清二楚,叙述的力量也不在于解释什么,不在于你把这个世界摆平了,叙述的力量在于洞穿我们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部分,从而激发我们的悲悯、哀伤、正义、良心、希望等等情感。因此,我觉得刘琼如果在保留社会关怀的同时,能深入到情感的内部,凭本能写作,那一定会更有力量。

2002年8月28日 于宁波

目 录

序.....1

中篇小说

居委会主任 1

启蒙运动..... 38

你以为你是谁..... 72

短篇小说

在饥饿中行走..... 99

传说 112

长篇小说

女儿行 126

后记 382



居委会主任

我们小区居委会在昨天收到一份区政府文件，文件通知本年度9月10日进行全市卫生大检查。

现在离9月份还有一个半月，离9月10号就还有将近二个月。可是因为我们小区是区级先进小区，而且因为我们居委会主任提出了更上一层楼的奋斗目标：二年内摘取市级文明小区的金牌，所以我们居委会就决定把工作做在其他小区的前头和上头。

今天上午，我们居委会尚主任召集我们开会，布置任务迎接全市卫生大检查。尚主任总共布置了三项任务，三项任务分别是发动群众、联系媒体和联系领导。

联系领导最重要，所以我们尚主任决定亲自抓、亲手抓，抓出效果来。联系媒体的工作相对而言比较轻松，分配给了曹桂英，原因是曹桂英的老公是某报的记者。按照我们尚主任的逻辑，她发动曹桂英，曹桂英发动她老公，她老公再发动一个记者团。如此一来，我们迎接全市卫生大检查的工作一定会搞

得有声有色。

我们尚主任已经提前向区里分管领导发出诚挚的邀请，邀请他们出席我们小区的“迎全市卫生大检查动员大会”，以及“迎全市卫生大检查先进、积极分子表彰大会”，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在迎接前先开个群众发动会，迎接后再开个成果总结会。

不用我讲，你已经知道发动群众这项烦人的工作交给了我。因为我们居委会连尚主任在内总共才三个人，也因为我是个没有特长的居委会干部，既发动不了领导，也发动不了记者团，所以只好多跑腿子、多磨嘴皮子，走群众路线了。

按照我们尚主任的指示，我先打电话给各位楼长，召集他们开碰头会。这个会因为我们尚主任公务繁忙，她告诉我不准备参加。一听说她不参加，我心里就丢了谱。我担心那些楼长们不会听我调度，因为他们一惯是由尚主任调度的。我曾经有幸目睹过几次调度过程，我知道里面有不少智力活动，我担心我的智力活动还不够火候。尽管我在大学念书时的绰号叫“徐志摩”，可我还是有种此一时彼一时的顾虑。

关于徐志摩这个绰号的来历，我可以向大家交代：一是因为我跟那个早逝的诗人长得很像；二是因为我跟他一样的有智商。在大学时同学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外号，他们经常向外人介绍，特别是向外校的女同学介绍，我们班有个徐志摩。一般情况下，那些女同学都会惊呼：徐志摩呀！快介绍我认识认识。

我想她们也许觉得跟“徐志摩”认识后，她们就变成陆小曼了吧。

不过，我不喜欢陆小曼，虽然我很徐志摩，长着他那样清秀的五官，而且也喜欢写诗。

其实我跟徐志摩很有区别。首先我剃着个板刷头，就是最短最硬的那种。这种发形一般小青年不太问津，他们喜欢追求形体上的时髦，追赶表面化的时尚，而我之所以逆潮流而为之，是因为我发现这种发式使人显得不同一般，有点鹤立鸡群

的味道。我做什么事情总喜欢跟人不一样,我喜欢从人群中凸现出来,这跟我在鼻子下方弄出二撇八字胡是出于同样的道理。

从大二开始,我就一直剃板刷头,我发现这种头不仅使我跟其他同学很好地区别开来,而且省钱。我的家境相对比较贫寒,我的月生活费只有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,所以我通常比别的同学要节俭。其实我不喜欢节俭,我只是不得不节俭而已。

其次我还有一个摸鬓角的习惯,这个习惯一般发生在情绪比较紧张的时候。比如现在,我向尚主任提要求,我恳请尚主任百忙之中一定拨冗参加我分管的这个会。这个时候我因为担心要求可能不被接受,就有些紧张,所以我就开始一下一下地摸鬓角。本来这个动作也没有什么不方便,不过因为我把头发剪得实在太短,所以这个摸的动作看上去就有点像小鸡啄米,我并拢五指的手掌就像一只鸡头。

为了让尚主任有一点高兴,我甚至毫无把握地保证将来的工作不再麻烦她。作完这个饮鸩止渴的保证我立即后悔,我觉得好像在自己的背后挖了一条沟,要么跳过去,要么就掉下去。

因为有尚主任坐镇,我的工作总算开了头。我们小区总共有 1368 户人家,楼长 38 名,除去一个奔丧的、二个出差的、三个加班的、四个弃权的,其余全部到齐。楼长们陆续走进我们居委会时几乎都说一句话:老尚啊,如果不是你叫,我可不会来啊。

每当他们吐出这句话,我的心脏就要挤一挤,挤出更多的血,于是我的脸就比平时要红一些。我的皮肤一向比较黑,这也是我跟真徐志摩不同的地方,现在添进一点红,看上去就成了咖啡色。书上的徐志摩好像皮肤挺白的,他没有留下彩照,不过我认为他的肤色一定不会黑。

为尽快跟楼长们打成一片,我像个招待似地忙前忙后,给其中的一些人让座,给其中的一些人倒茶。遗憾的是我们居委

会会议室太小，椅子太少，茶杯也不够多，使得我的热情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，以至于我看到有些人有茶有座、有些人有座无茶、有些人无座又无茶时，心里就很不安，仿佛我有意偏袒谁，挤对谁似的。好在他们似乎都不在意，彼此寒暄着。

周楼长对黄楼长说：你看，同住一个小区，就是碰不着。这不，忙！

黄楼长向周楼长回答：就是，忙！

然后他们一起冲尚主任说：老尚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还真来不了。

他们口口声声念着尚主任，眼睛里全没我这个人，仿佛一打电话邀请他们的不是我崔乐，而是他妈的尚主任。不过这也只能怪我，为了召集有力度，我扯的就是尚主任的大旗，我几乎对他们每个人都讲：我们尚主任让我通知您，明天晚上到居委会开会。

我以为尚主任会让我主持楼长会，我希望她在会上介绍：这是小崔，今后大家多支持他。可是尚主任不说这话，她一如既往地主持了会议。我这才明白尚主任其实并不希望我很快成长，并不像她常说的那样，快快长，快快接她的班。她还是喜欢我能经常求助于她，喜欢有些事除了她就摆不平的感觉。

甬看现在来了这么一屋子人，每个人都在听尚主任讲话，似乎受着她的领导和指挥，其实尚主任真正能指挥动的也就我和曹桂英。这些人可以听她的话，也可以不听；可以配合她工作，也可以不配合。配合了，是给面子，她就得领情。不像我跟曹桂英，配合她工作是本职，配合得好应该，配合得不好则要吃批评，弄不好也许还得走人。

为了把工作充分做好，我利用午休时间暗暗在小区里检查了一遍。我在道上走着，太阳把我瘦高的影子砸扁了丢在地上，像我拖着的一截黑色尾巴。

检查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，我没想到我们这个文明小区竟然那么不文明，到处都是垃圾。这些垃圾也是尾巴，是拖在我们居委会身后的黑尾巴。我决心要斩断这根尾巴，怀抱这一

崇高理想的我越发感到了肩头担子的沉重，意识到我负责的这项任务不好搞。

所谓发动群众，实际上就是让各家各户打扫卫生。公共部分——大家都知道——包括楼梯、过道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人人都用得着，可往往是人人都不爱管。我曾想雇人打扫，我觉得出钱让人干比动员那些居民省事。问题是所有居委会都缺经费，我们居委会也不例外。尤其是去年我们尚主任想到井冈山考察，都没舍得动动金库，这个事情发生后我如果再雇人，肯定会被枪毙。我们尚主任一定会说：哦！花钱雇人啊，花钱雇人谁不会？！

所以明知道要被枪毙的事我也不做了，哪不成了傻瓜？可我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看来只好依靠群众了。

对我们小区进行过一番检查后，我发现我们小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，首先是苍蝇、蚊子、蟑螂、老鼠泛滥。

我觉得这个季节搞卫生检查对我们十分不利。你们想想夏天，那是蚊子、苍蝇繁荣昌盛的时代。如果换在冬季，不用我们歼灭，它们自己就完完了。其实也不是完完了，而是冬眠了。其实我们要的只是看不见蚊子、苍蝇的效果，至于它们是已经被彻底歼灭，还是暂时冬眠并不重要。当然，从内心深处讲，我们也希望蚊子、苍蝇断子绝孙，这东西传染疾病，说不定还传染艾滋病，万一给传上了只有死路一条。退一步讲，蚊子嗡嗡总打扰人睡觉，很不好。还有讲实话，它们的形象真不敢恭维，如果长得像玫瑰花、牡丹花什么的，那就惹人爱了。你想想一到夏天，我们小区满天满地飞着玫瑰花、牡丹花，那还不把人美死。

至于蟑螂和老鼠嘛倒是不分季节，春夏秋冬都有。也许是我们小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高涨的缘故，我们这里的老鼠和蟑螂都比过去肥胖。你在道上走，冷不丁从路中间横穿过一只“灰猫”，圆滚滚，肚子贴着地皮，毛尖闪闪发亮，跟刚擦过鞋油似的。晚上，它在你家的床下或者衣橱里，噓噓噓地健美牙齿，恼得你乱踢乱捶，它只恭听片刻，又继续噓噓噓，搞得你一夜

无眠，第二天昏昏沉沉，没准给人开支票，一昏沉就多昏沉出一个零，然后你就等着从工资里扣这个“零”吧。你说老鼠危害大不大，大！所以我们小区居民一听说除“四害”，无不拍手称快。趁着他们热情高涨，我和楼群的几个保洁员一起挨家挨户送老鼠药。

其实送老鼠药是个形式，目的是要他们再搞一回门前三包，打扫干净楼梯、过道。我们上楼送药的时候，我看到几乎每层楼梯的扶手都蒙着一层灰，而且地面丢着烟头、纸屑、瓜子壳，墙上东一块西一块地粉尘剥落，而且到处贴着名片式广告。什么疏通下水道，什么搬家，什么家教，什么治疗性病立竿见影。一看到“立竿见影”，我的阶级感情就出来了，我觉得凡是生那种病的都不会是良民。我立即对随行的张保洁和华保洁说：这种广告也是垃圾，应该从楼道里清理出去。

张保洁试着用指甲处理“名片”，费了吃奶的劲，那“名片”才稍稍破点相。照这个试验法，得用多少指甲。而且照这个速度，9月10号早过去了。

华保洁献计献策说：不如请人，拿把铲子挨家挨户铲。

我们小区占地面积34000平方米，共有1368户人家。如果说张保洁对付“名片”垃圾的办法，一如龟兔赛跑，那么华保洁对付“名片”垃圾的提议，也不过是摩托车和汽车赛跑。即使不考虑速度问题，光凭雇人这条我们尚主任就不会同意。我们尚主任经常教导我们：要多办事，少花钱；要自力更生，依靠群众。

因此我跟两个保洁员说：不如这样，把所有楼道都粉刷一遍，向居民收点成本费。每家2块就是2736块，大概差不多了。现在每桶最便宜的涂料大概在8块左右吧，每平方米的工费大概9毛……

没等我把帐算完，张保洁和华保洁同时摇起头来。

华保洁说：居民现在已经讲我们光知道收钱不知道办事了。

我大声地说：他们总是这样，最好天上掉下馅饼。每家才2

块,又不是200块,2000块。

张保洁和华保洁同时保持着沉默,我吃不准这沉默是否表示反对。我清楚自己有点冲动了。何苦呢,为大家的事。我调节调节情绪,淡淡地说:这样吧,你们分头跑跑,看看情况再说。其它楼我去布置。

说到这里你已经知道,我的工作量很大,张保洁和华保洁各包去一幢楼后,我还剩下36幢。不是我不想发动其他保洁员,实在是我清楚发动也没用。张保洁和华保洁之所以有时候还合作,是因为他们是我们居委会的业余委员,拿着点酬劳,同时也因为他们天性属于热心的一类。即使如此,尚主任依靠他们时也很讲分寸,就像煎带鱼,火太大,要焦糊;火太小,又煎不熟,何况我呢。

不过,我还是把这个计划向尚主任作了汇报,我知道只要她支持这事就好办,可是她听完汇报不置可否。如此一来,我就不便贸然行动了。我不想犯自由主义的错误,那可是作风问题,大问题。我有个隐秘的猜想,我觉得尚主任不表态是在给我一个搞自由主义的机会,她在观察我,所以我的表现必须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。

如此过去几天,我已经正式通知华保洁和张保洁取消原计划,可这时尚主任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,她问:上次你讲的那个什么,办得怎样了?

我知道这是表白对党忠诚、对组织忠诚的时机,于是我声音宏亮地表达了忠诚。看得出,尚主任对此的感受比较复杂,似乎有些满足,又似乎有些提防。她也许觉得一个很会掌握时机的助手不是好助手,而很可能会演变成为好对手吧。不过,尚主任还是很成熟地露出了微笑,在微笑的过程当中,她不仅明确表示支持我搞粉刷活动,而且还给我出了个解决经费难题的主意。

这个主意顺山顺水,使我由衷地感慨:姜还是老的辣啊!不过我觉得凭着自己的才干,凭着我的年轻,不久就会成为一块老姜。尚主任他们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,由我们唱主角,明

天属于我们！

朝着尚主任指引的方向，我躊躇满志地向着区房管所进发。在我的衬衣口袋里揣着一份居民签名的意见书，意见书的内容证实：我们所属的区房管所，多年来一直向片区居民征收公用设施维修费，而多年来并未维修过任何公用设施，尽管在这多年当中公用维修费以年均一个点的速度递增着。所以在维修费逐年提升的过程中，我们居民的不满也逐年呈上升态势。终于到今天，我们尚主任接待了一位上访的居民代表，终于在今天，我拿到了尚主任有关忠诚测试的合格证，所以尚主任把那位居民代表的意见转告了我，所以我依靠她提供的线索，顺藤摸瓜，摸到了房管所。房管所在我眼里就此成为一只香甜解渴的大西瓜，为了抓牢这只“西瓜”，我精心构思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取得了具有说服力的书面证据。带着居民的强烈要求，带着居民的殷切厚望，我以一个热心为民办事、热心替民说话的使者形象，昂首跨入了房管所所长办公室。我神采飞扬地冲那个矮个男人说：你就是许所长吧！？

结果你们知道的，房管所派来了免费民工，免费民工扛来了免费涂料，于是从六楼到一楼，每幢住宅的楼面都焕然一新。剥落的粉灰补上了，名片广告铲除了，“立竿见影”消灭了。我们小区居民每天都在洁白的楼道里穿行，就像燕子在洁白的云端穿行。

我亲自挥动着扫帚，投入到火热的扫尾工作当中。你知道，房管所已经免费给我们小区刷了白粉，他们不可能再免费替我们打扫落在地面和扶梯上的粉浆。我觉得机会来了，我决定用辛勤的汗水架起一座勾通居民情感的桥梁。我挥舞双臂，从六楼一直清洗到底楼。一桶桶洁白的水冲走了鸽子屎似的污点，扫帚在楼道里哗哗歌唱，歌唱着为民出汗的居委会干部。

果然，每个上下楼梯的居民——因为我选择在双休日粉刷——亲眼目睹了我挂在额头上的汗珠，注意到了我因不善体力劳动而出气不匀的呼吸，有细心的女同志还注意到了我

意到了我被污水沾湿的裤腿，我的眼镜一次一次从鼻梁滑到鼻尖。我的合作伙伴——楼长，头带布帽，身系围裙，满头大汗，完全像一个厨娘的打扮。我不学他，堂堂男子汉不怕污泥污水，况且光头光脑居民会觉得我更加卖力。我的名字就是在这次活动中不翼而飞的，几乎每个居民都知道了，我们居委会有一个能干、爱民的干部。

楼道粉刷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，我心情舒畅，满怀信心憧憬着未来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大概在小区粉刷后的七、八天内吧，那些名片广告卷土重来，几乎只在一夜之间，它们就占据了原来的位置，而且品种、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从前。

遭到这样的迎头痛击，我几乎傻了，要知道这时候我已经雄心勃勃地投入垃圾房的改造工作。我不得不中止垃圾房改造，回过头来应付这始料未及的事件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。你知道我们小区在平安区建造比较早，房屋属于火柴盒样式，底层一概没有储藏间，就别提汽车库什么了。至于房屋结构也没有后来流行的什么跃层式、楼中楼。而且面积也不大，中套一般在50平方米左右，大套也只达到70。所以我们小区单元楼也就没有安装后来才普及的对讲式防盗门，正是这个历史遗留的漏洞给广告发行商们提供了便利，他们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的楼道，在新粉刷过的墙面上挥毫“作画”，向我市如火如荼展开的卫生大检查挑战，向我们居委会申请市级文明小区的目标挑战，向我辉煌的已经揣进口袋的政绩挑战。

我就像一个身藏财宝的商人，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，多日来的工作白做了，挥汗如雨的辛苦白受了。我愤怒，几乎是义愤填膺。可是无济于事，那只会使我的血压飙升，有中风之危险。没有人会同情失败，我仿佛看到曹桂英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近来她正为了我的工作有声有色而薄雾浓云愁永昼。这下好了，扯平了。老祖宗说得多么精辟：笑到最后的才是笑。

现在我真的笑不出来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笑才行，我必须

化悲痛为力量。不幸的是在我还没来得及想出对策之前,也就是事件发现的第二天早上,尚主任就把我叫了去。我想不到她的情报如此快捷,我不得不承认她能坐在主任的位置上岿然不动,的确靠的是不一般的智商。

我尴尬地陪同尚主任就近视察了一幢居民楼,视察了一个单元的二层楼面。

尚主任身体肥胖,她走得有点气喘。有点气喘的尚主任不打算再往三楼视察了,她阴沉着脸问:全都这样了?

我只得承认全都这样了,虽然我没有一一检查所有的楼道,但我知道商人们是不会放过一户人家的,就像计划生育不会放过一对夫妻那样。

尚主任沉默着下楼,我感觉我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也在“下楼”,而且尚主任在上级领导心目中也正在“下楼”。

走回居委会,尚主任坐在办公桌前,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击着台面。她敲击的地方正是那张光荣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尚主任胸佩人大代表证,在近百人的合影中仅仅露个头,她整个肥胖的身体完全埋藏在左邻右舍之中,仿佛一个被砍头的囚犯,只剩下头部在那里示众。

正是这张五官模糊的头代表着尚主任最高的光荣。那是她参加某届某次市人代会的集体照,集体照中的市长笑容满面,坐在前排正中央,我们的尚主任则居于后排靠左的第三个位置,与市长有着永远缩不短的距离。可是我们尚主任并不觉得跟市长存在距离,所以我们也就应该承认市长跟尚主任没有距离。正因为尚主任经常回忆那段光荣的历史,所以我们也常常“回忆”那段历史中的光荣,并且把它看成了我们全体居委会的荣耀。所以有关那次人代会的许多细节,尽管我们未曾经历,却耳熟能详,仿佛亲历了一般,以至于我们都产生错觉,好像曾经跟随尚主任一起参加过人代会。

尚主任经常要满怀深情地回忆市长跟她握手时的细节,她说市长的手很温暖、很柔和,让人想起冬日的太阳。

我觉得尚主任的这个比喻不是很妥当,我观察过冬天的